



小史五種

蘇譚史 下  
朱譚史 上

二

15  
1320  
2



1伊5  
3743  
2

1伊5  
號 1320  
卷 2

櫻山文庫

一語深刺



蘓長公譚史卷二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餒氣也、聞者皆笑、

徐黃芑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芑、而黃芑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婿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曰、厥有養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徵章鄭趙往、

小杉書日架



動目佳

稱孫姜罔齋浴兒于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寓三英粲兮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適乃瘤姬也最為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省纖々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檀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排調語有致

元祐二年北虜賀正使劉胥等入賀公與秋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公馬小蹶劉郎前詢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御勤在御雖小失無傷也蘓惠易賞以作詩下獄自黃列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而實

蘓公每以作詩刺人取累

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詢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側有箋云時有吳起厚者取蔡安列詩作泣蔡安易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分六義者

坡老到此識見大了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將出此鳴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太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

閱此可以擴方隅之見

少為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游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真語

此又是坡老執方不肯作戲處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養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曰、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爾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養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

又作戲了

禪語

你遂與大笑而起

長公故深于禪教

曇秀來、惠芻、見東坡、將去、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鷲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最頭有灾福、童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菽菴、高情<sup>語則</sup>猶愛<sup>痛</sup>水雲鄉、之語、子厚謂譏已、頗不樂、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為里人療疾、驅邪、

子厚何人乃作語

似偏語

東坡嘗傳咒法、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  
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典柳辰如飲酒一杯、作  
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  
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間、戲謂柳生李白尚  
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崛強云、  
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  
簾看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画不就耳、僕言公禪  
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

二語真如画而  
画猶不盡

江瑤柱豈免一朶頤

有材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  
過、材校大喜、延坐、其妾起為壽、旦乞詩、東坡問  
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畧曰、侍者  
方當而立、太歲先生已古稀、年聞者絕倒、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過、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  
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  
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燭以  
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

此是坡老居  
常口吻

非坡老守杭  
不無有此佳勝

已粧吳梅穩，舞衫初試月羅新。又云映山黃帽，  
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與世樂事也。

逸度翩翩

越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負此  
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繡簾朱戶，未曾開，誰  
見梅花落鐘臺。試問高吹三十韻，何如低唱兩  
三杯。莫嫌衰髮聊相映，須織腰，共共回。知道文  
君隔青鎖，梁園賦客，敢言才。

逐客之情記

余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大行也。意  
頗以為恨。今將適嶺表，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  
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逐乎。此

詩甚雋

還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  
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  
解鞅鞬。

可謂隻逸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  
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  
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  
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  
司馬與蘓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為欲新，  
墨欲陳。蘓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

是子瞻常帶  
場正論

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同也、公嘆以為然、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頤微、窳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如犇蹶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應、

王晉卿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于東坡、荅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胃、當無所惜、兩耳

辨駁有理、不牽強

耳聾原可收茶

### 蘓公譚史附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火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僧、

哲宗問石璫陳衍、蘇軾視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列、雲扈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荅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荅僧曰、惡業相纏四十年、當行八棒十三禪、却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東坡在僭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曾斷地脉朱涯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有黎如柿茉莉花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兒間曰暗翳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浪如此

杭妓琴操通佛書解言辭東坡善之在西湖戲琴操曰我作長老爾試參禪琴操問何謂湖中景谷曰落霞映孤鶩齊飛蘆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谷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谷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坡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家婦琴操大悟即削髮為尼  
佛印禪師名了元東坡與之遊時住金山寺公赴杭遇見之師曰內翰何如來此間无坐處公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師曰予有一轉語內



翰言下即答不去、愿晋玉带鎮山門、師曰山僧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訊  
未即答、師急呼侍者曰、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  
咲而與之、師取衲裙相報、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近之、  
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  
曰、這著是、博浮屠、即坡曰、有縫奈何、戒曰、若無  
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東坡南遷、侍婢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佳之作  
詩有序曰、世謂樂天有鶯鶯、放楊枝詞、佳其至



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忽飛留不得、  
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共住、  
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  
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  
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  
德伴、伶玄伯仁、絳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揔解禪  
經、香爇爐新、治計舞裙歌板、旧因緣、丹城隨我  
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僊、蓋紹聖元年十一月  
也、三年七月五日、朝雲卒、葬於棲禪寺松林中、  
直大聖塔、又和詩曰、留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

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敢債、彈指三声、斷後緣、歸卧竹根、  
無遠近、夜燈、懃礼塔中仙、又作梅花詩曰、玉骨  
那愁瘴霧者、其寓意為朝雲作也

嶺外梅花與園中異、其花幾類桃之色、而唇  
紅香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  
仙鳳、海仙時遺採芳叢、倒掛、絳毛、玄風、素面、  
常嫌粉澆、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

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且用画、又挑  
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  
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  
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襄陽譚史

吳興閔于忱校  
東明屠長卿評

坐轎頂蓋高  
帽露頂非似  
因車人而何

元祐中朱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斃既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應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朱以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

說甚有理

蝗入境米大書牒皆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未聞者莫不大噱

米有石癖故  
尔礼拜

米知無為軍見笏解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語米曰誠有米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凡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歌耳

米在真列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嘆永以他画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於

米是怪本似  
與米

曰若不見從某即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船欲墮攸遂與之

怪哉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列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託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渡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意不敢上相

畢竟自失  
便也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穉子瞻曰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老米何以甚  
此

芾宗寧初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  
置司真易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  
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  
元長拜相、芾知己也、是利僕懇於元長、乞於銜  
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  
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芾  
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  
抵張公之劬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均敵之  
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  
澄澹、今日乃使著矣、

老米此時甚  
是得意

此則意味可刪

米知無為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  
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  
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  
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黥門鼓吏曰、  
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  
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云、不復問、故郡人疑其  
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龜龜声聒  
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龜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  
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

呼曰米顛習

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  
落且言攀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  
遂画一艘於行間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  
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帶又歷告魯公泊執政  
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攀主累數十百  
皆用吏能為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  
辨顛帖

顛則顛矣何便  
曉之辨之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利也唐沈傳  
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唇牌藏其寺中常以一  
小閣貯之米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

此所謂顛張  
旭之顛豈如此  
邪

白日乞哀竟  
更無耻

自荐快萬世  
罵名

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携之遁去僧亟  
訟于官官為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為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  
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蘓軾黃庭堅之間  
自負有才不入黨典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  
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某竊惜之願明  
天子去常格料理之生以為何如芾皇恐世又  
傳米老自薦帖

元章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  
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

何是稱快

亦是潔癖

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當時老米映塔

芾方擇塔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拭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塔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贗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俯賞

唾點可藥老米津沫得利

此必子瞻能為之

不已且云誠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以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為遺

元章守漣水地接吳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美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憲使因往廣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銀郡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指

愈出愈奇

楊次公曰我  
而後故可

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瑩瓏峯巒洞穴皆具  
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  
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  
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  
我亦愛也即就<sup>越</sup>米手攫得之徑望車去米以楊  
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  
復得

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  
僅一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已下世米

何不復張帆  
携之道去

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  
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  
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又從之長源又靳之  
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  
乃移書曰頃有楊列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  
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宛若刻楮不復  
能辨

墨王二字佳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  
武亭侯不足當也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



吾從衆一語者  
多不不然也

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帝為顛  
負之子瞻坡突  
曰吾從衆

